

英国文学论述文集

李赋宁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 国 文 学 论 述 文 集

李赋宁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学论述文集/李赋宁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10

ISBN 7-5600-1077-6

I . 英… II . 李… III . 文学研究 - 英国 - 文集 IV . I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522 号

英国文学论述文集

李赋宁 著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7.75 印张 197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5000 册

* * *

ISBN 7-5600-1077-6

H·582

定价: 15.00 元

前　　言

这本书收集了我自 40 年代开始到 90 年代初期在书刊上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论述英国文学的文章和为百科全书写的条目等，共 45 篇。这些长短不齐的篇章记录了我学习和研究英国文学的心得体会，也介绍一点经验和方法。它们主要是知识性和辅导性的，希望有助于青年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欣赏英国文学中某些作家和作品。例如，介绍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菲尔丁、拜伦等作家，分析、评介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悲剧《哈姆雷特》、《麦克佩斯》，以及拜伦的《唐璜》等作品。在论述作家和作品时，我企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既指出作家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又对作品的文本做出比较细致的语言分析和艺术探讨，力求说明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此外，由于我的职业是高校教师，因此我特别重视文学的教育和感化功能，力求在论述作家和作品时有助于青年读者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读者若有兴趣，我愿向大家推荐我写的另一本书《蜜与蜡：西方文学阅读心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这本书里收集了我另外一些论述英国文学的文章，包括《乔叟诗中的形容词》、《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斯威夫特的讽刺散文》、《狄更斯的〈大卫忆童年〉》、《二十世纪英、美文学批评》等。

英国文学是汲取知识和教益的重要源泉之一，希望我的小书能为青年读者引路，走向这个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长河的水源头。

李赋宁

1996 年 3 月 18 日

目 录

漫谈英国文学	1
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	5
《刘易斯之歌》——对 13 世纪英国一首政治抒情诗的考订	14
乔叟	32
乔叟的含蓄讽刺	37
马洛礼	43
英国戏剧的起源——中世纪英国戏剧	45
华埃特	50
亨利·霍华德诗一首	54
斯宾塞和他的《仙后》	56
锡德尼	64
克里斯朵夫·马尔洛诗一首	69
沃尔特·雷利诗一首	72
迈克·德雷顿诗一首	75
黎里、皮尔、基德——莎士比亚戏剧的先驱	77
莎士比亚的生平和他的诗歌作品	81
威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三首	87
莎士比亚剧中的歌曲	93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三个片断	103
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四个片断	107
德·昆西的《论〈麦克佩斯〉剧中的敲门声》	115
约翰逊论莎士比亚	123
西方莎士比亚评论和研究概述	126
莎士比亚继承的三大传统	148
鲍蒙特和弗莱彻	151

马斯顿和马辛杰	153
康格里夫和佩皮斯	156
班扬	158
密尔顿和华兹华斯	160
约翰逊的两篇散文	166
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中两个名篇	171
伯克	178
理查逊和菲尔丁	180
菲尔丁和英国小说	184
哥尔德斯密斯	190
哥特小说和《僧人》刘易斯	192
珀西和麦克菲森	194
查特顿	196
克莱尔	198
胡德和亨特	200
独到的见解,信服的分析: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	202
拜伦的《唐璜》	205
阿诺德论文学和科学	228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雷尔	235
勃特勒	238

漫谈英国文学^①

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之关系》(*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1800)一书内, 把文学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两类。南方文学包括希腊、罗马、17世纪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其源乃始于荷马(Homer—古希腊诗人)。北方文学乃指英、德及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而言, 以奥辛(Ossian—古爱尔兰诗人)为鼻祖。南方文学重理智及形式的美, 温暖如南国的阳光。北方文学重情感及灵魂的痛苦, 阴霾如北海的天空。这两种文学各有其特长, 同时也象征人的两种心境, 而风格气度之不同, 正如《楚辞》之与《诗经》。

西方文化有两大思潮。一源于希腊之理性的个人主义, 重现实生活及知识的追求。一源于希伯来之情感的救世主义, 重未来生活及灵魂的得救。前一种思潮影响了南方文学, 后一种思潮浸润了北方文学。南方文学是异教的, 北方文学是基督教的。

德国哲学家康德把美分为两类: 一称刚性美(崇高美), 一称柔性美(秀丽美)。前者如崇山峻岭, 惊涛骇浪, 迅雷闪电, 乃一种惊心动魄、骇人心目之美。后者如春花秋月, 鸣鸠乳燕, 榆钱柳絮, 乃一种怡心养性, 动人爱怜之美。南方文学具有柔性美, 北方文学具有刚性美。

英国文学是北方文学, 因此具有上述北方文学的各种特点。在最早的英国文学作品中, 即有对于寒冷、可怕的北海的描写。人们视航海为畏途, 但为了谋生仍不得不航海, 遂有“北海为死海”

① 原载《观察报》(昆明)1945年6月25日, 第4版, 副刊“新希望”, 第15期。

(“Die Nordsee ist eine Mordsee”)之谚语。所谓“死海”也者，不仅恶浪翻船，葬身鱼腹之谓，亦谓冰天雪地，草木凋零，一片肃杀之气。所以最早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多咏叹生命之无常，身世之飘零，上天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与古诗 19 首及古乐府的作风有些相似，接近中国文学中的边塞诗歌。

英国自从被法国诸侯威廉征服者(William the Conqueror, 或称诺曼人威廉 William the Norman)统治以来(公元 1066 年以后)，文明逐渐进步，文学艺术日趋发达，宫廷朝谒及贵族的社交生活，俱开始盛行。同时市民阶层兴起，与外国贸易频繁。因此在 14 世纪英法百年战后，英国的内部和外部都很繁荣。在这时就出现了一位大诗人，来歌咏他的时代，这人就是乔叟(Geoffrey Chaucer, c. 1343—1400)。他打过仗，做过俘虏，后来当过外交官、海关总监、国会议员，等。乔叟虽在宫廷中长大，但他父亲却是伦敦一位颇有资财的酒商。因此乔叟接触的社会面较广。他到过法国、意大利，会说好几国语言。凡此种种，对于他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帮助。由于他的生活经验极丰富，由于他对于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曾经体验过，而且富于同情心，所以他才能把 14 世纪英国中、上阶层人们的外表和心理描写得惟妙惟肖，无微不至，滑稽幽默，可称圣手。然而乔叟所描写的生活，多半是中、上阶层的生活，无忧无虑，逍遥自在，人皆尽量享受此现实生活。乔叟所描写的自然风景，不像古英国文学中的冰天雪地，而是 5 月英国的春天。百花盛开，好鸟鸣枝，万物皆欣欣向荣，人皆思春，欲谈情说爱。这种情调，实在说来，不是北方文学的特点，而是南方文学的。我们承认法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对乔叟的影响，可是乔叟所描写的仍是英国的社会。乔叟对于他的时代的描写是忠实的，对于他所熟悉的生活的描写，也是忠实的。我们仅能责备他不知民间疾苦。

文艺复兴时代可以说是英国文学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之一。英国在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击败西班牙，争得海上霸权，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英国开始向外发展，开拓殖民地。加上

有一批有能力、有作为的臣子，尽忠国家，遂使英国十分富强。同时中产阶级的商人也逐渐取得势力，他们也需要娱乐消遣。由于国家处于太平盛世，一般的平民也有闲暇和经济条件，想到娱乐问题。而戏剧则是雅俗共赏的艺术，人都喜欢看见人生的景象搬上舞台。这时伦敦的剧院就应运而生，英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可以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莎士比亚，就在这时出世。

莎士比亚是演员、导演、剧院老板，同时也是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的天才是一般文学批评家所公认，而且心悦诚服，但却无法解释的。他并没有专心要做文学家。他在家乡不能存身，姑且到伦敦去碰碰运气。他这个聪明人立刻就看出演戏是一件轻而易举，极有趣的事，而且最为有利可图。他就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戏剧界。他开始时仅演别人的剧本，大多数是一些学校里的学究们写的。慢慢地他发现这些戏编得不好，不适合一般人的口味，他就自己编剧本。可是戏剧在文学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是非常严肃的，而戏剧的传统要求用诗体写出对话和道白。这样一来，莎士比亚诗人的天才也就显示出来了。

戏剧要写得好，必须对人生的各个方面都观察得透彻而精细，同时必须用生动、巧妙的对话来展示故事的发展，显露角色的个性。莎士比亚可以称为抒情圣手，因为他最善于揣摩每个角色的心理活动，总是探到灵魂最深、最隐秘之处。他又以最美丽的意象和最和谐的声音把这些心理活动表达出来，这就使他所创造的人物永垂不朽。

上面说过，北方文学喜欢描写灵魂的痛苦。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都是写灵魂在极端痛苦中所发出的悲鸣。他的四大悲剧就是这种文学的最高表现。而康德所说的刚性美也在这四个悲剧里得到最好的说明。哈姆雷特对生死的考虑，对女性的失望、厌恶，对整个人类的绝望。他的装疯，他的复仇。奥赛罗的嫉妒、猜疑、杀妻、自刎。麦克佩斯的野心、失眠、谋杀、篡位，以及后来的白昼见鬼，刚愎自用，暴虐残忍，终遭杀身之祸。李尔王的老迈昏愦，二

女不孝，丧尽天良，暴风雨之作威，终于逼得老王发疯，气愤而亡。这四个悲剧里充满了莎翁的名句。如《奥赛罗》中喻弱女之生命如短烛。又如《麦克佩斯》中喻人生为一行动的影子，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台上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终于无声无息；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声音和咆哮，可是毫无意义。在这四个悲剧中，莎士比亚不仅显示他是杰出的诗人，而更使人相信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所有的哲学家都看到人生的短促、无常，世界上、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在这千变万化当中哲学家企图抓住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莎士比亚所抓住的就是“人性”。他抓住了这个普遍的、永恒的“人性”，而加以理想化、深刻化、典型化，这就使他的伟大悲剧和其它优秀作品能够流传万世，而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教育、鼓舞和欢快。

莎翁悲剧中常有一种力量使人想到梦幻、来生、死后种种问题。莎翁的世界既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他的晚年恬静、安适。他在《暴风雨》一剧中创造了他的理想世界。像普罗斯普罗那样，莎士比亚已达到造物主般的高度。他可以指挥爱锐尔等精灵，他能创造卡利班这样的怪物。他支配、操纵、玩弄、惩罚他的仇人。可是最后他厌倦一切活动，认为宽恕与和解是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这是因为莎士比亚始终不渝地相信善良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相信生活当中美好的事物具有强大的建设力量，能够改造一切，而罪恶的东西，若不改邪归正，必然毁掉自己，走向灭亡。因此我们认为莎士比亚的人性观点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1983年2月7日修改)

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

《贝奥武夫》(*Beowulf*)的唯一手抄本是用公元 10 世纪古英语西撒克逊方言书写的。这个手抄本现在保存于伦敦英国博物馆中。这部作品是无名氏的产物。作者可能是公元 8 世纪英国北部或中部一位基督教诗人。他把英雄传说、神话故事和历史事件三者结合起来，仿效古代罗马民族史诗《伊尼伊德》(*the Aeneid*)，加上带着基督教观点的议论，写下了长达 3182 行的诗作。他写这诗的历史根据是什么？早期法国历史学家图尔城主教葛雷格利(Gregory of Tours, 约 540—594)在他写的法兰克人的历史中曾记载瑞典南部叶亚特人(the Geats)，在他们的国王科其拉克斯(Cochilaicus)率领下，于公元 520 年曾渡海袭击并掠夺弗里西安人(the Frisians)居住的海岸。法兰克人(the Franks)的国王塞奥多里克(Theodoric)派他的儿子带领法兰克军队前往支援弗里西安人。不幸科其拉克斯在战斗中阵亡，但是陪同他出征的他的侄儿贝奥武夫英勇杀敌，替他报了仇。在《贝奥武夫》史诗里，仅有一处提到这场战役。那是在贝奥武夫的暮年回忆中提起的(2910—2920 行)。虽然史诗没有着重叙述这场战役，但这一历史事件却能说明《贝奥武夫》取材于斯堪的那维亚的历史和人物。另外，这部史诗的神话成分也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民间传说(关于熊或“蜜蜂·狼”[Bēo ‘bee’ + wulf ‘wolf’]的故事)。这样一来，斯堪的那维亚的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成为中世纪欧洲口头文学传统。这个口头文学传统于公元 6 世纪中叶被晚一批的入侵不列颠岛的盎格鲁人带到岛上。随后，这个异教的口头文学传统又和基督教结合起来，最终被一位不知姓名的教会诗人用文字固定下来。这就是《贝奥武夫》史诗的创作过程。

《贝奥武夫》史诗的情节如下：

丹麦国王赫洛斯伽(Hrothgar)建造了一座大厅,取名“鹿厅”(“Heorot”)。在那里他和手下武士们商量国家大事,举行宴会,论功行赏,说唱作乐。他们的欢笑激怒了一个性情乖戾、喜欢幽静和孤独、名叫葛伦得(Grendel)的怪物。夜晚,葛伦得来到鹿厅,杀死、并且劫走了30名武士,给赫洛斯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灾难。此后,葛伦得不时地袭击、破坏鹿厅,伤人害命,祸患无穷。这种情况持续了12年之久。居住在瑞典南部的叶亚特人的国王许基拉克(Hygela:这个名字是拉丁名字科其拉克斯 Cochilaicus 的日耳曼语对音)有一个侄儿名叫贝奥武夫。他是一个见义勇为、救人危难、臂力超群的武士。他听到赫洛斯伽国土上发生灾难,决心过海相助,为民除害。贝奥武夫带着14个伙伴坐船来到丹麦。赫洛斯伽在鹿厅上欢迎他们,但是他手下一名叫翁非斯(Unferth,义为“好斗者”)的武士却很不友好,根据道听途说诬蔑贝奥武夫在一次游泳竞赛中输给了布雷卡(Breca)。贝奥武夫用铁的事实驳斥了翁非斯,并且谴责他怯懦,不敢与葛伦得交手。酒宴散了,国王、王后和丹麦武士们都离开了鹿厅,只留下贝奥武夫和他的伙伴睡在厅里。葛伦得冲入鹿厅,吞食了14名叶亚特武士当中的一名,随后来到贝奥武夫床前。贝奥武夫空手和葛伦得搏斗。由于他的臂力胜过30名武士合起来的力量,他竟把葛伦得的右臂从肩头扭断,事后作为战利品挂在鹿厅门上。葛伦得受了致命伤,惨叫了一声,逃往他住的阴暗的洞穴。第二天,赫洛斯伽在鹿厅大开筵宴,为贝奥武夫庆功行赏。翁非斯对贝奥武夫折服,无话可说。在宴会上,行吟诗人歌唱弗里西安人国王芬恩(Finn)由于背信弃义引起血亲报仇,因而造成多人死亡的悲惨故事。当夜,葛伦得的母亲(她是一个水怪)来到鹿厅为她儿子报仇,劫走了一名丹麦武士,并且夺回葛伦得的断臂。贝奥武夫跟踪水怪,来到水边。他一人跳进妖怪居住的深水潭,找到了葛伦得和他母亲居住的洞穴,只身和水怪搏斗。由于水怪身体刀枪不入,贝奥武夫几濒于危。幸亏他

发现洞穴壁上挂着一柄古刀(是古代巨人们所铸造的)。用这把古刀,贝奥武夫杀死了水怪,并且把死在洞穴角落里的葛伦得的头割了下来,作为战利品带回鹿厅。由于贝奥武夫和他的伙伴们为丹麦人除了祸害,他们受到赫洛斯伽的奖赏和称赞。由于他们为叶亚特人争得荣誉,他们回国后也受到国王许基拉克的奖赏。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基拉克和他的儿子在和瑞典人交战中相继阵亡,贝奥武夫被推选为叶亚特人的国王。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国王,统治他的国土达 50 年之久。当地有一条看守财宝的火龙。它发现有人盗窃了它所看守的财宝,十分愤怒,于是喷火烧毁附近的村庄,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灾难。此时贝奥武夫已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体力已渐衰退,但他爱民如子,责任心极强。他不顾年老体衰,决心杀死恶龙,解救人民的危难。他带着 11 名武士去和恶龙遭遇。恶龙从山洞里出来,嘴射烈火,11 名武士中除威依拉夫(Wiglaf)一人留在贝奥武夫身边外,其余的人都逃到树林中去。贝奥武夫用利剑刺伤恶龙,但他的剑忽然折断,恶龙用毒齿咬住贝奥武夫的脖子。幸亏威依拉夫用剑猛刺恶龙的肚子,恶龙受了重伤,从它肚中喷出的火焰愈来愈弱。贝奥武夫趁机用另一把剑把恶龙斩为两截。这样老王终于成功地为人民除了灾害,并且从火龙那里获得大量财宝,分给人民。但贝奥武夫自己也受了致命伤,恶龙的毒液在他的血里沸腾。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因此立威依拉夫为他的继承人,并留下遗嘱,让人们把他的尸体火化后埋在鲸鱼岬的土山上,在那里修起一个坟冢,像一座灯塔那样为航海人指明方向。贝奥武夫就这样为人民的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史诗以贝奥武夫的火葬仪式告终。无名诗人对贝奥武夫做出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好国王,人民的国王,受人民爱戴的国王,国家的保卫者,对伙伴最温和、最慈祥,对人民最慷慨,对荣誉最热爱。”

史诗《贝奥武夫》反映了氏族部落社会的价值观念。对武士们来说,最高的美德是忠诚和勇敢。忠于国王,也就是忠于集体。武士凭着勇敢来达到自我完善。虽然人们相信命运,但是勇敢的人

也会从命运手里得救。一个勇敢的战士，在最终被命运战胜以前，必须做出最英勇的事迹。这些事迹将使他永远活在后世人们的记忆里，这样他就获得了永生，成为永垂不朽的英雄。这些氏族部落社会的价值观念是异教的，非基督教的。另一方面，史诗《贝奥武夫》也是一部表现善恶斗争的基督教作品。葛伦得是该隐(Cain)的后代，他和他的水怪母亲代表邪恶。贝奥武夫战胜了他们，这就象征着善战胜了恶。火龙在教会的寓言里象征撒旦(Satan)。贝奥武夫战胜了火龙，这也就象征着耶稣基督战胜了撒旦。在贝奥武夫身上的确也体现了救世主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和17世纪密尔顿的宗教史诗《失乐园》似乎也有精神上的联系。

《贝奥武夫》的手稿把全诗分成43节(fits)，外加一个开场白(prologue)。开场白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丹麦人的早期历史。43节又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第1—31节)叙述青年武士贝奥武夫降水怪葛伦得和他母亲的故事。第2部分(第32—43节)叙述年迈国王贝奥武夫斩恶龙的故事。两部分之间相隔50年，呈现出鲜明的对照：青年时代的英雄生活与老年时代的英雄生活；盛与衰；胜利与死亡。但这两部分构成了史诗主人公贝奥武夫的完整形象，因此二者之间具有延续性，缺一不可。史诗的结构比较整齐、简单。史诗的主要故事情节也显得幼稚和淳朴。但是史诗的无名氏作者却是一位艺术大师，他像建筑师那样竖立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哥特式大教堂。他的建筑材料主要是英雄时代各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和民间传说，主要是斯堪的那维亚的历史和故事。他把一些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用预言或回顾的方式，用暗示或插曲的手段，穿插和镶嵌在主要情节里面。这样一来，贝奥武夫的事迹就成了英雄时代整个日耳曼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奥武夫的降妖除怪行为就具有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因此史诗《贝奥武夫》的主题应是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日耳曼世界的英雄生活。史诗中的主要人物和英雄们主要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因为那里是日

耳曼各民族的发祥地(哥特民族历史学家约旦内斯 Jordanes 把斯堪的那维亚称作“民族工厂”(“officina gentium”), 英国人的遥远祖先也来自那里。因此史诗《贝奥武夫》既是英国人的民族史诗, 又是日耳曼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民族史诗。这个史诗歌颂的英雄事迹发生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时代, 这个时代通常称为“英雄时代”(“the Heroic Age”), 日耳曼各民族的文学作品对这个时代都有所反映。这些作品反映了英雄时代日耳曼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背景和共同的文学传统。史诗《贝奥武夫》的作者对这个共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很熟悉, 他充分利用了它们, 同时也充分发挥了他自己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他使想象和事实相结合的本领。史诗的主要情节是想象的产物, 但是情节的背景却是斯堪的那维亚三个王国(叶亚特人、丹麦人和瑞典人各自的国家)几代人的历史。这些真人真事把主要情节的神话故事提升到史诗的高度。《贝奥武夫》的作者在歌颂主人公贝奥武夫的同时也歌颂了以这个英雄人物为代表的异教的日耳曼宫廷文化。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化了的日耳曼英雄时代的图画。公元 8 世纪的英国人(也就是《贝奥武夫》作者同时代的英国人)把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看作他们自己的祖先, 并以作为他们的后代而感到无比光荣。在这个意义上, 英国人的民族史诗《贝奥武夫》和古代罗马人的民族史诗《伊尼伊德》很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具有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教化作用。二者都推崇自己的古老文化遗产和传统, 以此为骄傲, 但与此同时, 却又虚心接受了外来文化传统的影响:《伊尼伊德》接受了异教的希腊文化影响, 《贝奥武夫》接受了基督教的罗马文化的影响。因此《贝奥武夫》的作者所描绘的异教的英雄社会图画却又深深地染上了基督教思想和行动的色彩。尤其是主人公贝奥武夫被描绘成极似耶稣基督的人物:品格高尚, 心地善良, 仁慈, 英勇不屈地和代表罪恶势力的妖怪做斗争, 最终为解救人民的苦难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古英语宗教长诗《创世纪》对史诗《贝奥武夫》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感情

方面,还表现在写作技巧上,也就是说采用了一种复杂、精致的叙述形式来代替行吟诗人的传统的朴素的讲故事方式。显然,在这一点上,《贝奥武夫》和《创世纪》都受了《伊尼伊德》古典史诗传统的影响。

但是《贝奥武夫》的作者却使用了古老的日耳曼诗歌语言:庄严、华丽、隐晦、迷离、多比喻、多省略、既简练,又复杂、既含蓄,又强烈。上面已经提到这种诗歌语言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使用一种浓缩的比喻,叫作“比喻名称”(“kenning”<古诺斯语 *kenna* “符号”),通常是一个由两个名词组成的复合名词,例如,“鲸鱼路”(“whale’s path”指大海)、“鸟儿的快乐”(“bird’s joy”指翅膀),等。《贝奥武夫》的作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比喻名称”,例如,“鲸鱼的田亩”(“whale’s acre”)和“天鹅的路程”(“swan’s ride”)——二者都指大海;“天空的蜡烛”(“sky’s candle”)和“天上的宝石”(“heaven’s jewel”)——二者都指太阳;“荣誉的挥动者”(“glory’s wielder”)和“胜利的赐予者”(“victory’s bestower”)——二者皆指上帝;“古墓的守卫者”(“barrow’s guardian”)和“夜晚的独飞者”(“night’s alone-flier”)——二者皆指恶龙;“战斗的闪光物”(“battle-flasher”)——指刀剑;以及其它的例子。《贝奥武夫》的作者喜用委婉语(euphemism)和克制的陈述手段(understatement),例如,把战斗称作“刀枪游戏”(“sword-play”),把战胜、征服比喻作“剥夺了喝蜂蜜酒的席位”(“take away mead-benches”),把死亡比喻作“睡眠”(“sleeping”),或“离开生命的筵席”(“leaving life’s feast”),或“躲开人们的院落”(“turning away from the courts of men”),或“选择上帝的光明”(“choosing God’s light”),等。

《贝奥武夫》的作者喜用平行结构(parallelism)和对偶句型(antithesis),例如,在叙述火龙开始喷火烧毁附近村庄时,作者写道:

那是一个可怕的开始

对那个国家的人民来说;不舒适而且骤然——

结局也将是这样,对他们的君主和财富赐予者来说。

152640

(第 2309—2311 行)

“正像‘开始’对人民那样，‘结局’也将会对他们的君主一样”——这样的平行结构和对偶句型在《贝奥武夫》诗中是颇为典型的。另外，《贝奥武夫》的句法多变化：作者喜用持续句(长句)，句中多插入成分(密集的同位语)，例如，

向您，我现在要
提出一个请求，高贵的许尔丁陛下，
南方丹麦人的保护者，提出一个唯一的请求，
请您不要拒绝它，您的臣民的尊贵的君主，
既然我不远千里而来，您那武士们的堡垒：
请您允许我个人和我那些忠诚、坚定的
伙伴们来清洗您的鹿厅。

(第 426—432 行)

句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持续句和精练句的间隔运用。一个丰满的长句往往以一个压缩的短句来结束。这个压缩句往往只占半行诗行，例如，“他是一位好国王”(“He was a good king”)；“他选择了他死亡时睡的床”(“he chose his deathbed”)；“旅行结束了”(“the journey was over”)，等。下面一个例子说的是那条恶龙：

他把烈火和火焰倾泻在人民头上，
他用火炬烧他们；他现在信赖的是古墓的外墙
和他自己的战斗能力；他的信赖使他误入歧途。

(第 2321—2323 行)

“他的信赖使他误入歧途”(“his faith misled him”)就是一个短句，用来陪衬上面的长句，并给前面的叙述以总结性的评论(往往带着嘲讽口吻)。

上面已经提到，《贝奥武夫》的作者运用插曲(episodes)和离题的话(digressions)把神话故事提升到史诗的高度，这就大大地加深和加宽了作品的内容。作者运用两种不同的写作手法：一种是充分、详尽的史诗叙述手法，用来开展贝奥武夫降妖除怪的主要情